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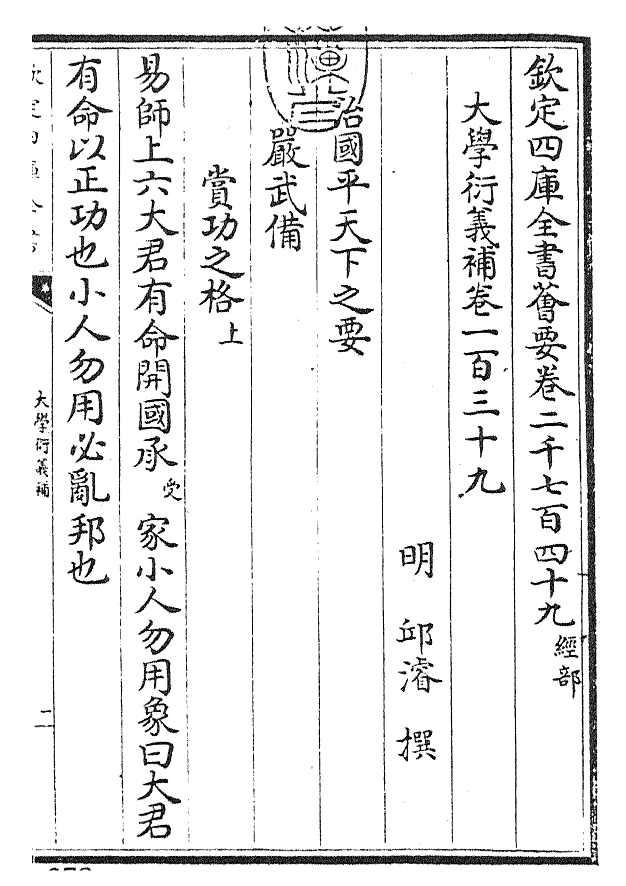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受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頤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布英彭越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

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

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丘富國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

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

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

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販繒屠狗之

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

曰小人勿用何邪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

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

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臣按人臣有功於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別之也然於其中有德學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其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稟庸下局量褊淺與夫心術偏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閑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禄有

職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禄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臣竊以為小人難養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彼見同功一體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無焉安能使其無怏怏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禄位如朱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禄而不涖職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亦無亂邦之禍矣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程頤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臣按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為句

考漢書劉向上疏引此爻辭以明成湯之功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亦以有嘉折首為句蓋嘉善也
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殲厥渠魁之功故有
以嘉美之也蓋戰功莫大於獲其渠魁其於首惡
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脅從之醜類以備
數塞責而已其為功大矣豈不可嘉尚之乎蓋所
折者所當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
取其類則有非所殲而殲者矣豈得無過咎哉王

用將以出征而將能用王命以祈寇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實此王者於出征有功者可以有爵賞之報也歟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弨（弛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與也）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大飲賓曰饗）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繇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臣按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儒謂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噫一弓之

微古人猶重之如此況先王之爵禄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輕予無功之人也可知矣

司勳（掌功賞之官）掌六卿賞地（賞田也）之灋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勤勞）治功曰力（強有力者）戰功曰多（多筭）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日月為常）祭於太烝（冬祭曰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眡（視同）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授也）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

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先識之於不忘也祭於太烝使與先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也

臣桉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屬於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報之緩則人心疑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徒有壅蔽之害增減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戰

功所行者其事有難有易所遇者其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考驗以視其勤勞功力與夫謀筭之大小多少難易以為之輕重高下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杜預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飲至之

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勲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臣按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狥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棄絶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

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茍失之於初則必善爲之處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厭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于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

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
咎犯之言百世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晉文公為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文
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道義
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
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
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而

嚬笑有為而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賞所以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得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況爵禄乎有天下之大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禄而濫予乎人哉

司馬灋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臣按司馬灋雖作於戰國然多成周之遺制也蓋

於定功行賞之時具其功狀有功者以罪滅功有罪者以功折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臣按賞貴乎速速則人心恱慕而興起況乎軍功之賞尤不可遲遲則事已而人心怠矣蓋賞之為賞非徒以報其人已然之功實用之以起後人奮發之志後世遇有當賞文移覈實動經歳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後得賞者嗚呼其獘也久矣夫賞

有兩端曰官曰財而已功之小者賞之以財功之大者賞之以官賞以財隨事而給可也賞以官官非人臣所得專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師命將許以便宜行事者宜給以官劵如古告身之類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隨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執以照蓋許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實也必待奏聞命下而後實授焉如此則立功之人既有所懷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臣按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賜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勞而又欲希其賞賜可乎雖然此就臣子之義而言爾若夫人君之用人則不可無賞賚之仁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嗚呼生天地間而靈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偽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為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伦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為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

民截死屍以為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何也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陳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於殺人也是故論功者恒以殺敵之多少以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獻馘于學宫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於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

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爲功方其戰酣乘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爲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而可臣竊以爲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

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為我操兵戈以禦敵衛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為其人蓋為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而權

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糺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遍第之歟則是非眞贋又將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為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為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為紀

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贓者計贓論無贓者削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為定

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為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陳往往敘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

能獨成其臨陳奮勇者固為有功然左右將領為之叅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烏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為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叅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

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陳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為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

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内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為首羣臣不服故帝以獵為譬斯言也

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而還其功次亦當以是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設為武爵專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得

也如此則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爭先奮勇以求之矣茍可以他途而得則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趨易進之路孰肯捐軀捨命以求其所難者哉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王京懸于藁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

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馮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録

荀悦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

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别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張耒曰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

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湯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為生事之詞而胡氏以

為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夫邊釁之啟古之帝王固以恩義懷之而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蓋王者體天以行事彼未嘗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憤因其敗亂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於天臣固不可行也況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

於天也哉陳湯郅支之事說者不一揆之天理協
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有害
反之於心吾理無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質之於事
吾辭無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湯等殺之雖有矯制
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別加任使而
厚報如此不啟後來之邀釁而亦得以收其才智
之用於他日焉張耒之議豈可聞於外境獨不慮
彼亦將悖而入乎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

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
匪人而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為哉但朝廷之上議
功封爵而使房閭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夫
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
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
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
竭力故支庶賴焉近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

誓而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臣按我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為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惟今從享大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成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録用後人俾不絶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

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禄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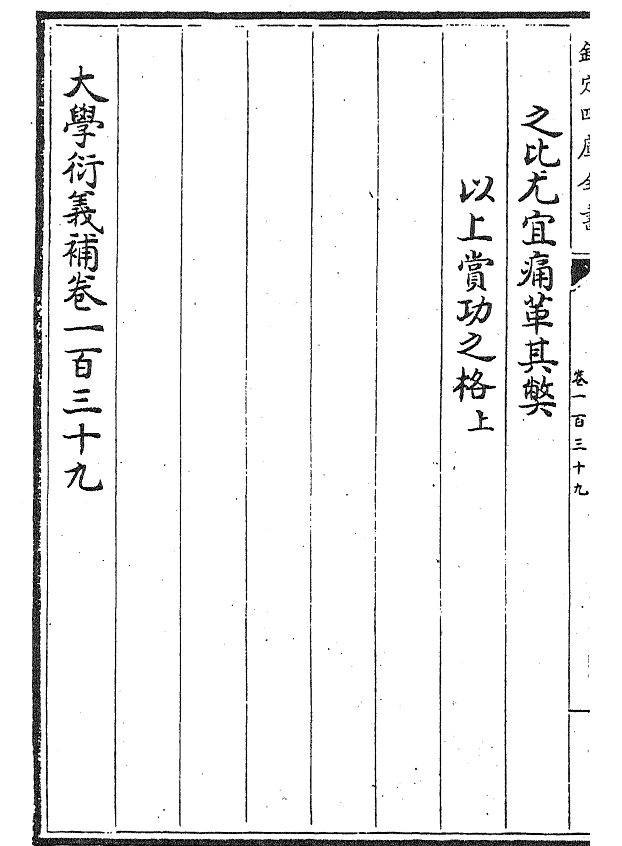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

臣按自秦漢以來得待功臣之體者莫如光武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

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恱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獘哉然今日之獘則下所為而上不知也魏人之獘則假其虛數以威敵耳蓋是時天下分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



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賞功之格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下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

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



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繇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

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水軍風發無緣廻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則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

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須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戸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日為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

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
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
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
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渾受
詔而即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
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
辭矣惜乎無人以此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
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

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叓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孝文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

期始終而彼自棄絶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寛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

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

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
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
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
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歎曰宿衛相
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
矣

臣按文武無二道彼此不可相無而建議者乃欲
析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則受

柳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聽朝命可也而元魏宿衛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殺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懲治何以為國哉用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為之避諱不敢明白建置蓋懼禍之及也蓋此叔季之世衰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憲敢有蹈魏人覆轍者坐其典領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隱忍以啟姦雄輕蔑之心則禍亂無從而興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

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王公雖淮
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臣按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
之功臣以何為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忌也
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事為大功歟
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社稷而後已私顧以
奪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大公之道乎李神
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

言歟

太宗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

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論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
然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祿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

孫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頒爵祿於臣下固為國家用人之計亦不可不為其人之慮其人年方少壯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將何官以報之不報之則其人怨望而無以振起乎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無容再加使其人賢歟固無慮也茍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無可賞之功而或挾之

以震主𦂳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為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臣按宋璟之不賞郝靈筌與蕭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勲才德

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
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量以錢帛為賜饋獻酬官
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威亦授試官以
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
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
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為非宜
然猶肯以下問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諫其

視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於人者德宗猶為賢乎
已夫散試之官無俸禄之資無㩦管之柄無見敬
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籠浮俗猶不可以
與人況有俸禄之給名位之榮不徒身享之而子
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贄又言于德宗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
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濱冒之弊興一足以橈國權一
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

患難竟懷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宫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狥其茍得之情汎訊羣司以分其私暱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慍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

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當功而奬尚恐未孚奬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賞皆不可以不公而於軍功尤當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蓋戰伐之功以將士之性命易敵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將士捐軀捨死以立功而嬖倖富豪之徒乃以貨賄私暱而得之則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貨賄私暱而得

之上之視我性命輕矣況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
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貨賄私暱也上之所為
如此後將何以用人乎
贊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
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
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
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
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

與不用其獎一也自頃權移於下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橈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臣按賞罰國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爲國不可無賞罰至於出軍命將所以寘人於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蓋明今日之賞罰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實所以爲來日用人舉事之地也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

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䕃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虚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虚實交相養故人不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令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禄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

臣按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

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勲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禄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蓋在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别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禄而無唐宋食邑之虚名蓋自漢以後以以古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

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絶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内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祖宗葢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嗚呼三

代以來所未有也伏願聖子神孫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祖宗之官爵保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報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試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為難則我國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為子孫計則得之者盡職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如此則維持之者既固奮起者又繼之則凡吾心之所向無不如意事之所舉無不成

功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維之矣伏惟聖神留意

毋輕以賞功之典以爲施恩之具而輕以授之嬖

倖技藝之流則天下國家不勝大幸

唐自天寶末安禄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

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

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

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繇是官輕而貨

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

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臣按陸贄謂天寳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銀青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繇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格其

得失可見矣大柢朝廷方創業之初慎惜官爵不
輕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為榮及其末世不
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輕以與人是以人人可
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異能故人視之蔑如也
自古用官爵以賞功其輕賤之弊未有如唐之甚
者也史臣書之于册足以為萬世戒有國者尚其
鑒之慎之毋蹈其故轍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宫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

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繇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奬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立為法制以遺子孫未有不盡善盡美者但事久而奬生奬積之久而奬中又有奬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積奬之後務

優假將卒以求安息乃詔神策六軍及諸武官并諸道大將俾其内外各具事功無故而加以獎擢補官升朝蓋欲餌之使不生事也嗚呼爵賞所以待有功今無功而加以爵賞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為如此宜乎唐之不復振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

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臣按陸贄有言爵位惟功勲才德所宜處之苟非四者雖公卿之世華夏之胄猶不可輕褻況優伶乎莊宗之不以令終國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

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命立勲
行陳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禄無及僥
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
此最切務也

臣按龎籍欲真宗愛惜爵禄無及僥倖以待立功
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以為此
最切務臣於今日亦云然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

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闗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

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脩所言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是知國家於將領有功者固所當賞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罰賞必足勸罰必足懼然後可以用人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

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竝寘之法

臣按自古最難得明實者軍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繇於主帥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輕重任其所為此將士所以不服而憤怨也鄧肅乞立功賞一司專主其事然功賞之司但能考其功狀耳未必得其虛的也臣愚以為凡出師必

擇朝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付以屬吏俾其專掌功賞隨軍紀功遇有功次即於軍中覈實詳定焉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駮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
然後為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
勞當別甄叙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
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
以待武臣之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
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
出自武胄而以藝倖技藝進者失祖宗之初意矣
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

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譏之固不足以為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

乎

高宗諭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蠧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宣諸將所及

臣按宋高宗謂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其弊之來

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遇有紀録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異時復興師旅凡在戎行者皆奮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賞功之格臣按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遂授遷轉無定

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巳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

者曰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禄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禄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

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行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

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
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
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
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
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
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垂戒之
言也誠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垂戒之
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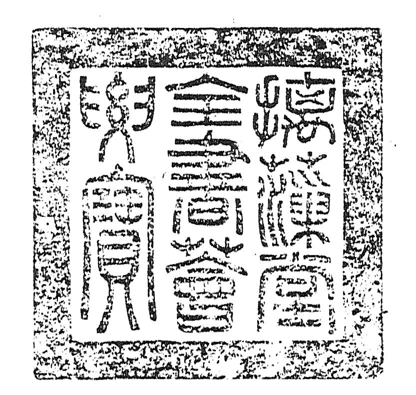
人之性質不能皆同其間固不能無不忠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國法以遞降之消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去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焉則人與官互相稱矣尚何冗少官多之患哉臣於此又有見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註謂父子相繼為一世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六世則親屬竭矣夫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沒世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靡其祀況彼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勝之智搴旗斬將之勇定

雖拓土之功錫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禄終其身已為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及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且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反延哉今文武官犯公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可駭物聽臣請勑兵部查內府貼黄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從軍陞授緣繇及行內外衛所并各官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册開具在任見在親屬若干原籍戸口若干舊任遺下家屬若干要見其人是始初從軍者的派子孫與否明白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為三等一曰奉天啟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大將平寇者居其次三馬啟運征討之功已

經五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雖差五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過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舊其不係啟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死及再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如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臣愚見如此非敢犯衆怒而輒興異議以取張仲瑀之禍念此乃國家大事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為之調停一旦馴致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伏望明主閔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歡者得以起異議而生

邪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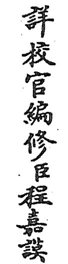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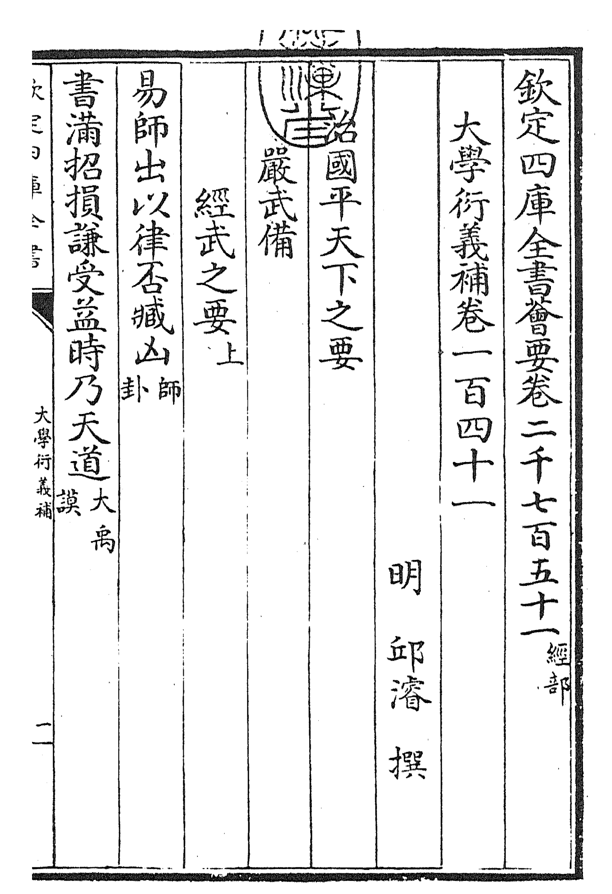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經武之要上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卦

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大禹謨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_{肩征}

臣按以上三條解見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_{肩征}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則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於始也

臣按靖言雖非經意然亦有理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_{傷也}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仲虺之誥

蔡沈曰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林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遂爲善者必爲人

所助也無攻取侮爲不善者必爲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

臣按昧者亂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馴致於喪亡乃無之侮之豈天道哉豈聖人之心哉意所謂弱者亡者乃爲不善所致而非爲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殖有禮覆昏暴蓋所以至於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則上

天之道也故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泰誓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

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

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之奇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

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勝負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同上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臣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為人上者慎毋咈民之所欲哉吾咈民之欲則民不欲吾為之主矣民不欲吾為之主則必將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從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泰誓

蔡沈曰武王因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

則我之雠也

臣按人君常誦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諸心口誦而心惟之則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之馭六馬矣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同上

蔡沈曰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絶根本兩句意亦古語也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

程頤曰軍行舍止行錄之處必思爲險阻之防又當
隱密己情以虞度己之情計也
輔廣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
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
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鄭氏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仲尼閑居

胡安國曰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

臣按此言雖主於聘然亦可推之以用於出師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宣二十年

臣按此語左傳亦引之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隱二年及桓十八年

臣按此三言穀梁傳凡兩見雖為會而言然亦可以用之於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音田服隱五年

陸德明曰不填服者來服者不復填厭之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僖二十二年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襄二十五年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 昭四年

君不爲匹夫興師 定四年

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並隱四年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五年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

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隱九年）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隱十年）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並隱十一年）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回也）行飲至（到也）舍（置也）爵（酒器）策勳（書勳勞於

棄禮也桓二年

師克在和不在衆桓十一年

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桓十七年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莊三年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並莊十年

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莊十二年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莊二十七年

輔車輔頰牙車相依唇亡齒寒僖公五年

臣按公羊穀梁二子皆載唇亡齒寒之語而左傳加輔車相依一句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並僖七年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僖十年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謂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

祥並僖十五年

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十九年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無謂邾小蠭蠆有毒（竝僖二十二年）

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竝僖二十五年）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臣按凡左傳所引軍志之說必古有是書今亡矣夫幸其言猶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為法

師直為壯曲為老 並僖二十八年 又宣十二年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僖三十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僖三十二年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易也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並僖三十三年

諸侯敵王所愾 恨怒 而獻其功 文四年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文六年

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兵作於内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 竝文七年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竝文十二年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文十五年

我能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宣四年

杜預曰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行伐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宣十一年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臣按此武之七德

拊而廵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兹宣十二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

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從衆成六年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並成十六年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

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並成十七年

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襄三年

謀之多族家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年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僵也襄十四年

臣按掎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預曰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墊隘雨水　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五年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

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並襄二十七年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昭四年

五大謂五官不在邊五細謂五官之屬不在庭

杜預曰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居邊細弱不勝

任亦不可居朝廷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並昭十一年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一年

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二十三年

乗亂不祥昭二十七年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也以罷勞與疲同之多方以誤之昭三十年

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定五年

喬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年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元年

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

臣按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其所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繇然也臣故剟其要語載之以為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猶有存者如此非但後世顓顓然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

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

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

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臣按萬世經武之要不出乎聖人此二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謹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

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刄遠邇來服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禍莫大於輕敵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管子曰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

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必故無功

楊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

若拳手之一捏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臣按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僅此以後採兵書

司馬灋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此以明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此以明仁成列而鼓此以明信爭義不爭利此以明義又能舍服此以明勇知終知始此以明智

臣按此所謂禮仁信義勇智之六德也蓋五常之中而加以勇五常者敎也而合之以勇故曰六德以時合敎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從命爲上上賞犯命爲上上戮

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

舍謹兵甲行謹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以上司馬灋

臣按此皆司馬灋中之要語也宋人集兵書為七以教習武者此其一也七書之中惟此得古盛時之遺意何者以其不專尚權謀也此書乃齊威王時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灋而附穰苴之説於其中然今傳記所載司馬灋之文今書皆無意者今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

位用衆五篇者乃穰苴所説而所謂古者司馬之灋則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説耳太史公謂其閎闊深遠雖三代征伐不能竟其義意其謂全書也今其全書不可復見而三篇之中其要語者僅

僅若此故摘而出之著于篇

三略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

柔能制强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

此四者而制其宜

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

臣按漢光武引此語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而此

止作一句曰柔能制彊蓋有闕文也況此下文繼

之以柔剛彊弱四者與漢詔同其間闕剛弱能制

四字無疑也宜如漢詔補之曰柔能制剛弱能制

彊斯二語也非但以之自況亦當用此以備敵也

莫不貪彊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彊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彊其國必亡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臣按尊禮重祿則士之報禮重蓋用人而重之以祿非欲以是致其死也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事君之義當然也

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勸以義則士死之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

可越境

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

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

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

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内顧則士卒淫

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

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内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

將遷怒則一軍懼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
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
位相訕是謂亂源 以上上略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無使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以上中略

臣按此所謂仁者蓋慈順而無執守之謂非孔孟之所謂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

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臣按此等言語皆非戰國以後人所能道漢光武嘗引此語為詔以報臧宮繼之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
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
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若光武
者可謂善讀書矣讀書而能用之斯為善讀不然
徒資口耳而無實用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
廢一善則一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
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

加於凶民

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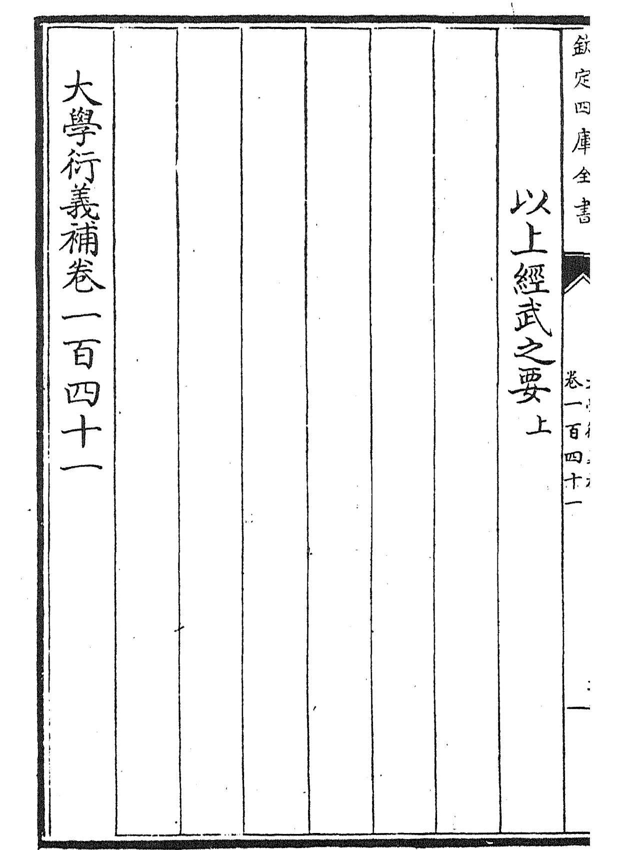
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以上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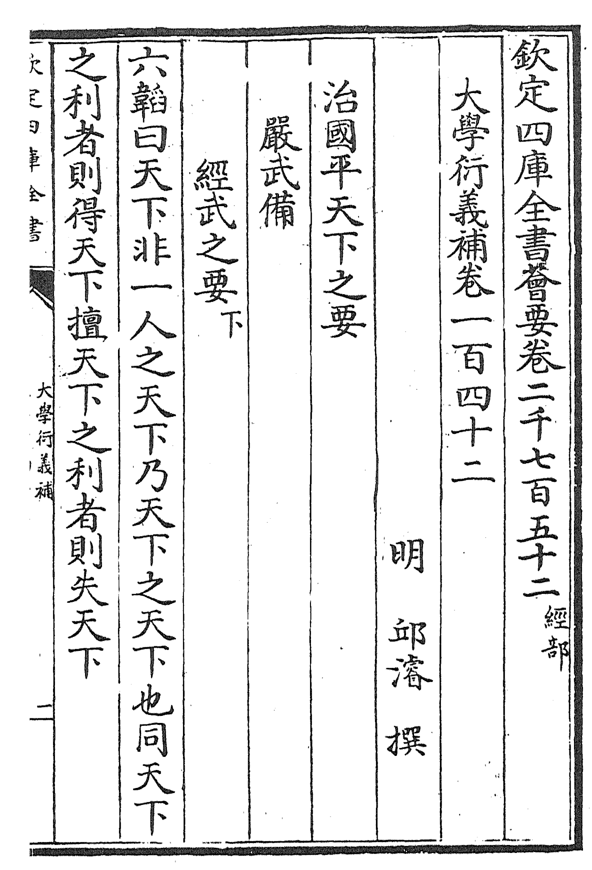
臣按三略後漢書註謂此即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也今雖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時已引其言以為詔即以黃石公記為言其非魏

晉以後人假託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而不用陰謀秘計上畧所引古語皆曰軍讖中畧皆曰軍勢下畧獨無所引蓋上中二畧惟演古人之語意而下畧則已自為言也歟且其言曰三畧為衰世作意謂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時世衰而戰爭起誠能擇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非獨可以用之於兵推而廣之則兵亦可以緜是而不用而歸於德化之世矣



以上經武之要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五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經武之要下

六韜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

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將不宿戒則三軍失其備

臣按將不宿戒則三軍失其備此一語凡為將者尤所當知者也

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臣按六韜者設為武王與太公問答其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決非太公語也晁說之謂其為兵家權謀之書陳埴謂為後世依託得之矣惟葉適謂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

設方禦皆為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至深而不可測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為孫子義疏也然其中所言九徵莊子亦有之其作此書者取莊言而附益之耳適謂豈莊子不知其非偽豈其然哉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探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謂順天時

而制征討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法者曲部曲隊伍曲折制金鼓旌旗節制官偏一校列官司道所必經由道路主主管之人

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岳飛曰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戴溪曰孫子之書十三篇其說備矣其操術有餘於

權謀而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而不

能利國便民為長久之計可以為春秋諸侯之將而

不可以為三代王者之佐然後世之人茍達孫子權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庶其賢乎

臣按後世專以權謀用兵始于孫子凡其所以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篇首此數言者雖不盡純然用兵之法亦有國家及本兵柄司人命者所當知者也擇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與意之不善者則畧焉是亦為將之一助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

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于無筭乎

臣按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謂之廟筭

千里餽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鋭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鋭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臣按孫武生戰國時所著書主於列國相爭故欲

速戰恐諸侯之乘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國中國與外夷戰朝廷與盜賊戰當主趙充國之言為當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知勝一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知彼知已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蘇轍曰古之善戰必以兩擊一既為之正又為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戰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陳而不知奇正夫置陳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執水無常形

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目耳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静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語者非但用兵禦敵所當然則雖承平無事之時所以防微備患於事幾未形之先皆所當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悦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

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經之書以孫子為首葢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為最精諸家皆莫及也考西漢藝文志乃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且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其為孫武全書無疑杜牧註其書大略

謂其用仁義使機權嗚呼機權與仁義豈相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廢壞之後世之趨時好者爭著為書如司馬法三略六韜之類猶知篤禮信尚訓齊雖不純於理道然猶不盡悖之也武書一切以變詐奇詭為説世爭趨之説者乃有盤之走丸丸不出盤之喻若然則用兵者必主於變詐奇詭而所謂桓文之節制湯武之仁義皆非耶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擇其善者而從之陽貨至不仁而孟

子取其為富不仁之語此學孔孟者擇善之法也

臣故就其中擇其可以為師律之助者綴之于篇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戰勝易守勝難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

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
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臣按吴起所謂可擊者雖主於擊敵然凡禦敵者
亦須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擊之形敵人因此
而擊我而豫為之備也
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
益於用
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進前却有節左

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謂父子之兵桓文節制不過如此信乎投之所往而天下莫當矣

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

則生幸生則死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無不前死

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

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臣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其說蓋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於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敎訓或有得於司馬灋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譎逞詐之術耳雖然據其書言雖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則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之人何人與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則

二妓然所歌之辭雖有雅鄭其為妓則一也聽者

取其音可也其為人姑勿論

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師將勝即主勝也而為此言者懲君之好勝者欲其息兵耳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寛不可激

而愍清不可事以財

臣按所謂不制者甚言將在軍當有執守不可受制耳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

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

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

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勸勵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

勝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臣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稱梁惠王問及第二篇引吳起言葢戰國時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則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今擇其言之善者錄出于此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葢

苻堅之不善也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行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

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

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

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

臣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多謂其為宋人阮

逸假託雖蘇軾朱熹皆以為然馬氏通考則據宋

國史謂宋神宗熙寧中明詔樞密院與王震等校

正分類解釋令可行以為非逸之作然神宗詔止

云李靖兵法雜見通典不言其為問對或又别有一書歟臣嘗考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灋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然臣抑嘗因是而通論之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葢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明兵之重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

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瀍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竝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吕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攟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容論次兵書為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是則兵之為書在古者亦云多矣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僅七書馬耳說者謂其類多假託之

書真贗相半然以今觀之非但真贗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終勝於無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嗚呼孔子謂以不教民戰是謂弃其民而臣亦謂將不學而與敵戰是謂弃其身將弃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將統兵豈獨棄其臣與民蓋棄其國也然則保國之要在文與武有天下國家者其於文經武藝烏可偏廢乎哉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

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

婁敬曰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

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

其勞

田祿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地

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遙司

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福生於內不可不謹

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

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不勝

戰不必勝不茍接刃攻不必取不茍勞衆

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

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

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

何以別利器乎

皇甫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强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

陸抗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蔣濟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譙周曰射幸數跌差也不如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

廖化曰智不出敵力小於冦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羊祜曰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

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

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

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

韋孝寛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

邢巒曰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藉以拒敵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

兵將相識人自為戰不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廵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設為之法爾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嗚呼世之藝術豈但兵哉儒者之於六藝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巧法度可以言傳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雖詩人吟咏之語然中國與外蕃戰制勝之要法也禦邊者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乗機遲則生變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

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

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

有功見知人必悅勸

將貴專謀兵以奇勝

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稱則成力

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非萬

全不謀非百克不鬬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

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

生惟將所命

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

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而盡

其力

將欲安邊先宜積穀

陳貫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

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

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

蘇軾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鄒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

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

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吳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

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程頤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行兵須不失家計　游兵夾持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
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
右
朱熹曰厮殺别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臣按諺云一夫捨死萬夫莫當若為將者以節制
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天下無堅敵

矣

又曰厮殺無巧妙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贏立不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拳音絭攘臂繩今之胷袖手圈也言解鬬者當善解之不可牽引絭繩也批亢擣虛亢

音剛喉嚨也言與人鬭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見其能勝也

臣按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該而文武無二道也

以上經武之要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